

世界文學譯叢

瑪王 茲一 著譯
爾科

火刑前而早備將軍十字

中國圖書發行公司總經售

古今中外

820(61)
1118



文化工作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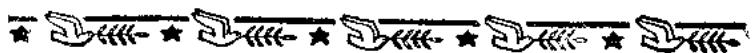
世界文學譯叢

- 49 -

十字獎章與箭火

瑪爾法著 王科一譯

一九五三年四月印行



世界文學譯叢

十字獎章與箭火

The Cross and the Arrow

原著者 Albert Maltz

翻譯者 王科一

出版者 文化工作社
上海北京東路 713 弄 520 號

總經售 中國圖書發行公司

有 版 權

一九五三年四月初版

編號(十)192 印數0001—6000

類別 翻譯文藝

代序（法斯特對本書的評價）

一部卓越的藝術作品……。既做到了故事情節的驚險，又肯定了人類的前途……。瑪爾茲了解人類，愛人類，對人類有信心……。他的技巧是成熟的，完美的；他的作品中滲透了我們的語言的最優美的意象……。他這部作品是美國文學的新生的標誌。

——霍華德·法斯特



瑞 蘭 茲 像

目 次

CAB/5/03

代序（法斯特對本書的評價）	1
序幕	五
第一部 偵查	
第一章	八
第二章	四
第三章	七
第四章	一〇〇
第五章	一三一
第六章	一四九
第七章	一六六
第二部 耶和華的忿怒	
第八章	二二二

第九章 略

第十章 諸君

第十一章 E10

第十二章 10E

第三部 傑考伯·弗理許的遠見

第十三章 0

第十四章 421

第十五章 KMK

第十六章 KKK

十 字 獎 章 與 箭 火

獻

給

白納德·駱賓斯博士

世界上有多少錯誤，人們今天看來，怕連小孩子也不會犯的。人類在其努力追求永恆真理的過程中，撇開康莊大道不走，卻走了多少彎曲的、狹窄的、走不通的絕路！……而且有多少次，即使上天賦與了他們一種辨別力作為他們行動的指南，他們甚至還是要猶豫，誤入歧途，要在光天化日下跑到走不通的草莽叢中去，要互相欺蒙，受着鬼火的引誘，最後走到深淵旁邊，惶恐地你問我，我問你：『出路在那兒？康莊大道在那兒？』

——尼古拉·果戈理

在思想的領域裏遭遇了『宇宙』

我看見『善良』雖小，

卻向『永恆』穩步前進；

我也看見『罪惡』雖大，

卻匆匆走向湮滅，消失，死亡。

——華爾特·惠特曼

序 幕

一九四二年八月的一個夜晚，德國一個小村莊的上空是烏黑的。沒有月亮，燥熱的風吹動着田野裏的草。雖然時間已經不早，村子四周已經寧靜了，可是村子裏許多人還是醒着的。男人、女人和孩子們躺在床上，他們大多數人都是安靜的，但是有些人神經緊張得不知所措，在聽着，等待着。金屬警報器剛發出刺耳的響聲，在這兒附近，它差不多每天都發出這種響聲的。這些失眠的人們知道：舒適的夜底安靜氣氛馬上就要被一種熟悉的危險擾亂了，那是英國轟炸機的聲音，它們迅速地飛過高空，忿怒地飛到撒野的目的地去。

正在這時候，在離開村莊幾哩外的一片農田裏，一件大災難發生了，當時在場親眼看見這場災難的人卻是絕無僅有——一枝燃着的草箭向天空發出熊熊的火燄。草箭並沒有燃燒多久。火燄一爆發，就有一個女人的尖銳的叫聲；接着是一聲聲刺耳的呼喊。再接着便是一聲聲來復槍的射擊……但是飛機一走，八月的夜晚又充溢着燥熱的沉默氣氛，田野裏，蟋蟀和夜遊的昆蟲恢復了正常的威權。

在一個民族的歷史上，這件事，這件像雞足跡一般的小事，沒有什麼了不起的重要性。然而，儘管微不足道，它卻牽涉着一大羣男男女女的個人歷史，牽涉着多少年來的慘痛的世界史……

第一部分 偵查

——一九四二年八月的一個夜晚自下午十一時至翌晨六時——

第一章

下午十一時

有這麼樣一座村莊，我們可以把它叫做某村，村的周圍有許多農莊，人們記得，這兒的情況一直就是這樣的。好像祇過了一夜，這座田園風味的德國農村裏就平添了一家工廠。離村數哩的地方有很多畝森林地。就像主婦取出一隻雛雞的臟腑，在雞肚裏塞進別的食品，擺到筵席上的時候，還是好好的一隻雞，一點也看不出內部起了變化；同樣地，在兩個月的時間裏，一批工人就挖空了這座小林子，在裏面塞進了二十來座廠房和一百多幢寢棚——然而林子的外表還保持着原狀。英國飛機經常飛過林子的上空，對它從不會起過懷疑。在變動開始以前，德國作戰部就把森林的地形拍好了照片；當這場變動完成以後——當一長列走不完的坦克，從林子的幽靜的深處出發，沿着一條偽裝過的大路上卡塔卡塔地開往三十哩外的鐵道補給站時

——森林的外表從轟炸機上看來還是老樣子。

起初，工廠的出現使當地的居民們大吃一驚。隨着工人們的到來，一件祕密揭露了：這座工廠原先是在杜塞爾多夫的。工廠不是滾動的石頭；人把它建築在哪兒，它就停留在哪兒——每個人都懂得這一點。這座工廠所以要遷到這兒來，是因為杜塞爾多夫已經不再是生產的城市了；它已經變成一個壁壘森嚴的戰壕。既是這樣，村民們不安地詢問着：還有多少時候，他們自己的小村莊會被那該死的英國飛機炸個精光。

當然，他們也不過是低聲地咬着耳朵問問，而且祇是在他們自己人中間問問罷了。這些問話是再無聊不過的了，因為不管他們贊成不贊成，工廠已經建立在那兒啦。祇有英國人才能使這座德國工廠再遷動一次。

可是英國人並沒有使工廠遷移。從工廠開工的七個月以來，這塊地方的居民、農人、和工人們知道自己的處境十分安全，感到很滿意。夜間的唯一不便就是嚴格的燈火管制。一星期中總有那麼幾次，隨着氣候的情況和倫敦方面的變幻莫測的計劃，他們會聽到空襲警報，從睡眠中驚醒一會兒；可是，最後一架轟炸機的轟轟的聲響還沒有消失，他們又在舒舒服服地打鼾了。因此，工廠慢慢兒被看作好東西，而不是壞東西了。每一個落後的母親，看見女兒的肚皮被黑衫隊●光顧得大了起來

是會抱怨的，但是，這批外路人一來，有一個母親抱怨，就有兩個商人或農人得到工作或小恩小惠。在任何社會裏，這是一筆公平交易。

但是在這個八月的夜晚，一切都顯得不安，意外的災難馬上就要來到了。下午十一點就聽到飛機聲。十一點缺三十秒的時候，德國血系的德國公民——冲床工人威利·衛格勒爾，拿着一根代用火柴在點起一支草箭指向工廠。

二

上午一時

在工廠的醫院裏，通手術室門口的玻璃隔板的後面出現了一個模糊的黑影。工廠的勞工協會[●]主席尤利司·鮑末爾輕輕地咳了一聲，讓喉頭舒暢一下，接着把香煙蒂丟到地板上。門開了，看到一張手術床，床向他面前移來，一剎那間像被精靈推動着，好像超現實主義者[●]的畫面上所畫的那樣。他一時迷惑不解，心頭卻有一種苦痛的預感，他把眼睛盯牢着床上那個無生氣的病人。看護出現了。她靜靜地、

[●] 黑衫隊 (Schutzstaffel)：納粹德國領袖的警衛隊，因穿黑色制服，故稱。

[●] 勞工協會 (Labor Front)：納粹德國監督職工之組織，其用意在監督職工，使其不能提出增加工資等提案。